

第七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十六日出版

讀書通訊

半月刊

目錄

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

(學術論著)

朱伯康

學術講座

研究工作的性質

羅莘田

現代青年讀書問題

(指導讀書)

莊澤宣

圖書

「英語學習講座」自序

范存忠

關於「穀類化學」

羅登美

評介

評「法蘭西亡國記事」

杜光瑛

練書不是程邈造的

(藝文叢談)

祝嘉

訪勝記遊

從巴黎到馬賽

朱有敏

發行所

中國文化服務社讀書會

(重慶陝西街三十九號)

重慶郵政管理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

朱伯康

「有一城，由各方面望去，所得之印象，各不相同，似有數城。」

吾人對於宇宙之觀察，其情形亦足如此。宇宙之間，因單種之（*Monads*）其數無量，因之，亦似有若干不同之宇宙存在。若細加觀察，則知宇宙仍只有一，不過種種不同之實質為根據以觀察之，遂現種種不同之形象而已——萊勃尼茲（*Leibniz*）語。

宇宙之內形象萬千，僅命名一項，已感窮困，吾人知識有限，欲對某類形象有所了解，實不容易，若追述多種，未有不感覺困難者，此正如莊子所謂「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逐無涯，殆矣」。戰後晚年亦有同感，在浮士德一劇中，才分表現生命奔流，知識無限，而壽命有限的人生悲劇。浮士德在實驗室中沉悶的說「哲學、形而上學、語言學、宗教、藝術、道德、法律、……皆已精盡，我知宇宙間已很多，但我更願意一切都不知道」。然而如何始能達到一切都知道的目的又同視自身，老年老耄白，且生命有限，如何可能？結果，只有借重於魔術，故浮士德只好「應極非可朽的條件，最後犧牲自己，以達到窮究宇宙的奧秘之目的。」

在從前（歐洲指十三世紀以前）知識實為一體，對一切的看法均「一以貫之」。例如，在希臘時代，一學者即是一大學，凡一切知識藝術，學者無不兼治，今日之所謂 *Academy*，即為當年希臘圖語學之詞，今日科學之端，不啻為大學，為專門學校，傳授知識者，非一人，更非一人所包攬，知識分系日益詳細，各種知識各自獨立，各種研究法亦視各種研究對象而不同。這是科學成立後的一個主要特徵。人類將知識之知識，化為各種專門學問，於是對於宇宙間萬事萬物，均分別類，個別觀察，因之，在專門知識中，除宗教、藝術、哲學之外，便有一種自然科學成立，不久此自然科學又分門別類，而有無數之自然科學，在自然科學外，又有種種人文科學之產生。從此而後，知識之系統性及一貫性便已消失，代之而起者，便為知識之分化與專精，範圍小而結構嚴，不含糊不混統，更不帶宗教的出世色彩。

世間萬事萬物，皆可解釋，此皆由知識之分化與專精而來，故知識之分解與專門化，實為現代科學生要特徵之一。

哲學並非科學，故仍可保持其一貫性及系統性，故哲學不必求人人皆認為同一，即可於思想相同之人中求其同一，即哲學不必求人人皆認為「是」，俾在同信仰中求其「同是」。哲學可以有主觀，與科學家個人人格發性聯繫，而哲學之價值亦可從科學家之個人價值判定之。至於自然科學與哲學完全異趣，科學家可以如宗教家一樣，抱定某一主觀，熱心其事，以實現其意念。但科學家則與之相反，幾平為科學而科學，不帶主觀見解，對其所研究之對象「不說嘲，不哀怨，惟事解釋」（*Non dico, sed laqueo, sed dico, sed dico*），而對於所謂「切道」上的價值成見，亦完全免除。科學家雖可抱某種目的而治科學，但對於所研究之對象則絕對客觀，其對於世事可十分熱心，但在其進行研究過程時則應冷靜、冷靜、實證、批評。因此，自然科學所得之知識，係純粹客觀知識，為個人而獨立之知識，此種知識，人入皆以為是，皆所共通，並無信仰之別及國界之分，故自然科學除分系細微而外，其第三特徵，即為知識之精確性。德人常稱自然科學為精確的科學（*Exakte Wissenschaft*）。因其有精確性，人人皆得據其所指之對象，加以實驗，加以研究，無處不感覺其相同，故人人能了解，人人皆得「是」，於是自然科學之普遍性因而成立。

其次，自然科學所研究之對象，均為自然界物質之「分系，無論其研究之對象如何複雜，概有其真實性（*Realität*），即使其對象為假象（*Schein*）折衷，但分析所至最後，仍為物質之元素，有其真實性，故自然科學所論比較具體，恆能與事實相符合，與其他知識，有不可確定或不可捉摸之對象，而有「大概」「差不多」「彷彿」「不一定」等（*ungefähr, soviel, wie, vielleicht, ungewiss*）之形式者有異。故自然科學實為一種「實物科學」（*Wissenschaft der Dinge*），係對人類的外界，即自自然界之研究。研究對象之具體與確定，更為自然科學主要特徵之四。

(二)

人文科學 (Kultur-Wissenschaft) 或文化科學，及精神科學 (Geist-Wissenschaft) 之總名各有不同，而所指之對象實為同一，此種科學，研究之對象「一切均與人類相下」，即所研究皆為人類自身之事物，或為人類所創造之事物，其範圍既與人類相關之物質以外，更研究人類之行為及行為之動機，並一切精神現象之。換言之，人文科學所研究者，為文化全體，不惟皮自精神，且亦成自性靈與實體。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不同，能區分之關鍵，乃在其研究之對象，以「人」為主體，連研究者自身亦在其內。而吾人所謂人文，或文化，實包括一切人為事業而言，與自然相對。故人文科學所研究之對象，為人類範圍以內之事物，與人類本身無一脫離其關係。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不僅研究之對象絕不相同，而其所研究之方法亦異。

自然科學最先成立者為天文與物理，其中尤以物理學為精確。自然科學成立後，人類對於宇宙神祕及玄奧之色彩已不復存在，形而上論亦不能立足。其所以能達到如此之目的，不外採取種種對知識分析的研究法。

第一，化整為零尋求其單純事實而研究之，是即為質化 (Quantifizierung) 之研究。例如笛卡兒云：「欲解釋火之一切性質，必須假定其部分之動作，在各部分之動作中，即可解釋火之一切性質，而其光與熱亦包括在內」。一切自然科學之研究法，在此均有類似之舉，即執住一點，詳細研究，尤注意其質之變化，例如化學之於元素，生物學之於細胞，皆屬此類之研究法。

第二，將一個現象化質為量 (Ordnung) 使之可以測量，使之分為單純之分量，以便於研究。例如伽利略 (Galilei) 之言曰：「凡事物之可以測量者測量之，凡不測者，則設法使其可以測量」，因此，一切研究之對象，皆成為可以計算之物，衡量之，或測度之，如面積，體積，重量，容積，壓力，長度等等。皆可得而量之。統統性一去，而精確性便生。

第三，將一切事物分析為詳確之確定單位，使其易於表示，即事物之數學化 (Mathematisierung) 之研究是也。數學在科學中地位佔最重要，若干科學之主要定理及公式均藉數學為說明。數學之成立，早於科學，但自然科學成立後，數學應用更廣。牛頓及萊布尼茲發明微積分後更有應用力學

及理論物理學之產生。自茲以後，凡各種自然科學無不以數學為工具而解釋「以量為計算之宇宙間單純事物」。吾人常謂自然科學之科學性最高，其理由亦在此。

至於普通之研究法：如演繹法歸納法之應用，則不惟自然科學為然，一切人文科學亦莫不如是。究竟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之方法不同之點何在？上述三者之研究方法，雖為自然科學之特點，但在人文科學中亦常應用，如心理學，經濟學，凡自然科學所用者皆能應用。但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不同。即自然科學所研究者乃物之外形，即部分的從外面加以認識，其研究之對象，乃限於量之一點，即對於事物之性質亦以數量衡之。而全體之各方面，並不顧及。至於本質之研究，更付缺如。若說有之，乃是自然哲學之任務，而非科學之本職。

自然科學不究全體，不究本質，故自然科學之科學性最高，因其不涉及玄奧與廣泛，易保持其明晰與精確之故，若人文科學，根本與人類相干，亦涉及研究者本人，故一切人類間之意念，性靈，目的，價值，社會關係，均能搖動研究對象之超然性，而且一切作為衡量或測量之標準，用之於自然科學中者，更無法應用。其研究有時而窮，則其科學之精確性不免令人懷疑。但人文科學有一特長，即對於事物本質之研究非常注意，足以補償其本身之缺點。

所謂本質，即一物或一事之一切必備的性質之綜合，即黑格爾所謂「已然而不帶時間性之本形」，乃「原來如此」之意，桑巴德氏 (W. Sombart) 謂「解釋一物之本質時，應注意兩點，一應完全，二應確切，其所研究之對象亦有二面，一為該物內部之結構，二為該物外部之關係。內外二者之研究必求其完全，而後可以了解該物之本質」，因此，人文科學在研究時，除應用自然科學方法之外，尚須應用心理學，歷史學，哲學，統計學，倫理學等等，盡量從各方面加以說明，以求其盡可能的達到完全之理解，吾人如果認為自然科學之主要目標在「精確」，則吾人可說，人文科學之主要目標在「完全」。

人文科學中之「完全」，並不容易達成，而達到之方法，亦不在事實之列表，或經驗之累積，或抽象之描述，而在於體系 (System) 之建立，即將紛繁之頭緒納入一個統一的系統中，同時，求其無所遺漏 (干接第十二面)

研究工作的性質

中國立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第八次公開講演

(一) 前言

這道題目，說得似乎很簡單，第一，這道所謂研究工作，是指着我們研究所現在所注意的歷史和語言文字兩個方面來說，雖然有幾種基本觀點，去實不可以應用到其他的社會科學上去，可是我決不敢妄說到自然科學的範圍，...

(二) 研究對象

把本講的範圍交代清楚，我們再說文字研究的「研究」。說文「研究」，「研」，段玉裁注云：「以石磨物曰研」。從這個意思引伸，便有「研」的意義。易繫辭：「能研諸侯之慮」，鄭玄注：「研，研慮也」。...

This act of searching into a matter slowly and carefully, inquiry directed to the discovery of truth, and in particular the trained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the principles and facts of any subject, based on original and first hand study of authorities or experiment.

所以凡是合乎下層所說的才叫做研究工作：

Investigations of every kind which have been based on original sources of knowledge may be styled 'Research'.

它必須有在一定範圍內去探討的精神 (to go round in a circle, to explore) 必須有精切 (Closely) 謹慎 (Carefully) 的態度，必須有本來的 (Original) 不轉手的 (First hand) 材料。從前有一個學生質問我說：「顧先生所說的本來的材料，難道只有地下發掘出來的，或從敦煌石窟新發現的才能算數嗎？」其實，這是你誤會了！我所謂本來的材料並不限於別人沒看見過的，只是不要轉手的。比方說，你要研究文學史，不要根據無量的中國文學史，而根據的插圖本文學史，朱謙之的音樂文學史……，你要研究哲學史，不要根據胡適之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你要研究歷史，不要根據夏含佑的中國上古史，章太炎的中國通史，鄧之誠的中華二千年史，呂思勉的白話本國史，顧頡剛的古史辨，錢穆的國史大綱……。我並不是說這些書不好，其中有許多道到現在還是我佩服的好書，我只是說你要作研究只能拿他們作參考，不應該拿他們作根據，——因為他們不是史料。研究歷史的人注重探討史源，注重第一次發現 (First appearance) 其實，無論研究什麼都應該這樣。凡是作研究的人都應該直接去採原料，不應該「關於書的書」(Book of books) 或去轉抄抄襲！「大綱」「概論」「述評」之類的玩意兒，假如讀者沒有先備，它可以指示你門徑，引起你的興趣，可是，你要研究，即使這些書的本身是第一流的作品，你也不能拿它作根據。凡是沒經過自己親眼審核過的材料是不可輕易信賴的！

(一) 研究工作必要的步驟

一、須有系統的研究，至少得經過下列的四個步驟：

第一得要有問題——問題的發生或者從觀察精確引起，或者從「讀書得間」引起。現在所講的還是偏重讀書一方面。讀書得要會發疑問，隨眼愈略過去，不會有問題，也就沒有進益。從前強說說：

「讀書先尋疑義，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

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會學！學則疑疑！

學貴心悟，空齋無功。」(全張橫渠集，經學理窟)

因為會發疑問然後才進研究，才進入真正切實研究工作。這一切而進入真

是浮光掠影，含糊胡亂的讀書人，一輩子也走不上研究的階！所提出的問題越具體越好，範圍越窄越好，必須由自己體驗出來的。然後才不至於隔靴搔癢，捉摸不定。

第二得要有見解——有了問題就該着手搜集材料。具體量度的事實和材料，是一切研究或實驗的根據，不過材料的搜集和剖析需要功力，材料的組織和陳實，需要理解。從前章實齋說：

學與功力實相似而不同。學不可以驟能，人當致致乎功力則可耳。指功力以為學，是猶指秣黍以為酒也。」(文史通義博約篇)

單靠功力而沒有理解，決不能發生意見，那便不能叫做「學」！自然，有許多問題現在只能用歸納法去研究，一個研究者不能堅持自己的意見；但是，科學的精諦，就在研究者要有一點有價值的意見。假若事實和這意見衝突，他就立刻改變或拋棄那個意見。單是不斷的統計測量決不會產生理論，原理或意見的。所以在觀察若干事例或搜集相當的材料以後，就得提出一個或幾個可認的假設 (Hypothesis) 來；根據這個假設再去搜集，便走上了研究的另一個階段。

第三得要有證據——假設能否變成通則，就看證據充分不充分。一個嚴正的研究者得抱着「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的態度。沒有證據的假設那只是「無徵不信」的幻想。若是把不足作證據的假設拉來作證據，尤其繁瑣傳會，不足為訓！比如，一個文學史的作者，因為有人在天台山國清寺見到了很古的梵文寫本，又經人斷定是梵曲 Sāmanā，他就借著這個「驚人的消息」來證明中國戲劇和梵曲的關係，並且又從編載和組織上一轉瞬之一，提出五點引證和說明：

(1) 印度戲曲是以歌曲，說白和科段三個元素組成的，中國也是這樣。

(2) 印度的 Nāṭya 等於生旦 Nāṭya 等於旦，Vidhāna 等於丑或淨，Bhāṭya 等於家信或優伶，Bhāṭya 等於去角，他從優伶或友等處極看或富貴。

(3) 印度戲曲有文等詩樂的附屬。

(4) 印度戲曲每戲後必有尾詩等於中國的下場詩

(5) 印度戲曲用兩種語言：一典雅語 Sanskrit 二土白語 Prakrit，等於

明嘉靖陸采的南西廂記和高麗沈璟的四異記丑淨全用蘇人鄉語

譬如因爲中國的劇裏藏着一個梵曲爲本，再比附上五點偶合，就想證明中國的南戲用於印度，那無異因爲中國人和印度人都有一個鼻子兩個眼睛，就想證明他們是因種！這種不科學的斷斷就犯了不是證據當作證據的毛病！

第四得要有結論——單有材料而沒有意見，就會流於破碎，單有意見而沒有證據就會流於空話，從材料中出假說，拿證據證成通則，自然而然的就得出了成章的結論來。一個研究工作若是沒有果斷確切的結論，那就像畫龍畫有點頭，作衣服沒裝領子一樣！許多舊式的學者讀書很多，材料頂豐富，可是他寫出東西來永遠是平擺着許多別人的說法，案而不斷的沒有結論！從前有兩個前輩，一個叫「活問體」，一個叫「活二十四史」，一輩子也寫了不少的東西，博則博矣，可是始終神取成說，決沒有獨得的創見或結論！這固然許是天分所限，却也不說不怪他們沒得到研究的方法。一個真正科學的研究或實驗，能言天動地的假設固好，但是主要的特徵，還是根據特選集的材料，求得確切的結論。能提出果斷確切的結論來，一個研究工作才算完成。

以上這四個步驟，在研究的過程中是缺一不可的。杜威 (John Dewey) 在他的「思維術」(How we think)裏把系統的思想分成五步：(一)疑難的境地。(二)找出疑難的所在。(三)提出假設。(四)找出每個假設的意義。(五)證成。這便是實驗主義 (Pragmatism) 的方法論。起頭兒因爲觀察中例引起疑難，把疑難確定後立刻提出假設，有了假設再去繼續觀察，尋求證據，證明，據充分，假設自然證成，所發生的疑難問題也自然解決了。在提出假設以前，歸納的功夫，有了假設以後是演繹的工夫，最後一步還是歸納：這種歸納演繹互用的方法對於一般的研究工作都可以適用的。

(四)舉幾個簡單的例

- 爲以上面所說的方法弄得更清楚一點兒起見，我想就着前人或近人關於史學方面的研究舉幾個簡單的例來說明它：
- 例一、顧炎武關於柏梁詩的考證(日知錄卷二十一)
- (一)問題：「漢武柏梁詩本出三秦記，云是元封三年(紀元前一〇八)作，而考之於史則多不符。」
- (二)見解：(甲)年代不符，(乙)官制不符。

(三)證據

(甲)從年代上考證：

「史記及漢書孝景紀中六年(紀元前一四四)夏四月，梁王莒諸侯王表梁孝王武立三十五年薨。孝景後元年(紀元前一四三)共王買薨，七年薨。建元五年(紀元前一三六)平定襄嗣，四十年薨。文三王傳同。」

又按，孝武紀元鼎二年(紀元前一二五)起柏梁臺，是爲梁平王之二十二年，而孝王之薨至此已二十九年，又七年，始爲元封三年。

又按，平王娶元朔中以與大母爭權，公卿請廢爲庶人。……乃削梁八城。

又按，平襄王之十年爲元朔二年(紀元前一二七)來朝，其三十六年爲太初四年(紀元前一〇一)來朝，皆不當元封時。

(乙)從官制上考證：
又按百官公卿表，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紀元前一〇四)更加光祿勳；與客景帝中六年(紀元前一四四)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治粟內史景帝後元年(紀元前一四三)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中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內史景帝二年(紀元前一五五)分置左內史，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凡此六官皆太初以後之名，不應預書於元封之時。

又按孝武紀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臺災，夏五月正陽，以正月爲歲首，定官名。則是柏梁臺災之後，又半年始始改官名。而大司馬大將軍青則薨於元封之五年，距此已三年矣。

(四)結論：「反覆考證無一合者，蓋是後人摻作，則取武帝以來官名，及梁孝王世家乘輿馬之事以合之，而不悟時代之乖舛也！」

據日人鈴木虎雄說，宋敏求長安志附引三秦記無元封三年，也沒有梁孝王的名字，但稱「梁王」。這只是所據材料的出入，顧氏的考證方法並沒有錯誤。例二，王引之靈輿述聞尚書立政。義民及呂刑(陽春集卷四)

現 代 青 年 讀 書 問 題

宣 講

一、書的三個時代

人類先有語言，後有文字，而書的發現又在有文字以後的若干年。不過在印刷術沒有發明以前以及發明後沒有機械化以前，書或賴抄寫或印刷不易，流傳既不廣，產量更不大，用做事業無利可圖，故無人或少人經營，書也非有精深內容與字字金玉不敢問世。我們可以稱此一時代為少書時代。

印刷術發明時，每頁書須刻一版，而尚未知排字方法，若干年後始有人發明排字，又若干年後始用機器印刷。在歐美現在排字都用一種打字機式的排字機，排字甚速，而印刷機又用電力，因此可以大量出產，減低售價，每書的銷路也大增。所以現在是一個多書時代。

作者相信將來還有一個經濟時代，這雖似是預言，其實在目前戰時因運輸困難，已有其端倪。例如英美的新書，因重量關係，改裝成小型影片運至各地可用放映機放映。這已脫離書的形式。將來留聲機改良後，也許一機片可收數百萬字，同時製成海卷，隨時隨地裝在殼上可以發出聲音，我們即可聽到要看的書。還可用擴音方法使之無遠弗屆。本來文字是代替語言使不受空間時間的限制，語言本身既因利用科學工具可不受空間時間的限制，那末文字可以廢去，書也可以不要了。

二、少書時代的讀書法

無書時代是將來的事，我們可以不論，少書時代也是過去的事，我們也可以不必多談。

少書時代的著作者因為出書不易，所以問世的書必是文字簡練內容精要的。因此要讀它非對於文字先下一番工夫不可。所以讀書是優閒階級少數人所獨佔，讀書人成了特殊大才，有所謂士為四民之首的話，至於農工商各種職業界中人，是不必也不需要讀書的。

因為讀書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乃有「三到」之說：眼到，口到，心到。書中既是字字金玉，非用眼睛看，用口吟咏，用心推敲不可。這三到便是少書時代的讀書法，古人說的已多，不必再去詳細複述了。

三、多書時代的讀書法

到了現代，印書既易，出版業有人經營，競買稿件，大登廣告以求銷路。在中國讀書不普及，運銷不暢通，一本書銷到三四萬冊已算了不起，每年出版的新書多在七千事。這就不過幾萬種。在歐美普及交通便利的國家，書的產量固十倍或百倍於中國，每書的銷售，也可到幾百萬冊。可是書的內容日見淺顯，甚至少有價值。因此讀法也大不相同。

(一) 問題 一傳於義字皆謂為仁義之義，其不通者有三：別不訓讀，則乃宅人，則善人位矣，何乃三宅反無善民邪？其不可通者一也。三宅，即上文之宅乃善，宅乃教，宅乃德。傳解為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以為無義之民本辨有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以及上文三有宅，三宅宅心，皆謂居人。此不特與上文宅乃事云不合，且與下文則克宅之相反矣。其不可通者二也。義義先，解賜之義，夫賜樂善為，何義之可言？其不可通者三也。義注訓義為良言，而曰盜賊狀如賜樂，鈔掠良善。亦不得其解而為之。經相善義，不言鈔掠也。

(二) 意見 一 家大人曰：說文曰：行頃也。頃與傾同。說文有曰：義從我，我頃也。我，義也。古並同聲。小雅賓之初筵，以側弁之飲，烝也。烝，頃也。廣雅曰：俄，義也。古者俄義同聲，故俄或通作義。立政曰：謀而用不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德。義與俄同。義也，言夏先王謀勅用大順之德，德然居人於官而任之，則三宅皆無傾之義。民也。呂刑曰：鳴鳶在空，春其矯虔。義字亦是傾義之義。因註曰：鳴輕也。鳴將輕也。義者傾義反側也。

(三) 語釋 一 甲 一 大 義 禮 子 乘 論 說 同 治 民 國 之 事 曰：作於財財，六事五數，曰盜，曰劫，曰室，家有君子，曰義，子女事曰族，劫五兵及木石，曰劫，以中情出，小曰劫，大曰劫。劫，利也。以財投曰劫，以財投曰劫。劫，劫財之義也。劫，劫財之義也。劫，劫財之義也。劫，劫財之義也。

(四) 結論 一 古者俄義同聲，故俄或通作義。此說實有根據，故無或通作義。下期續完。

如以「三到」爲口號，則我以爲口到應收爲脚到，就是心到，眼到的意義既不同，秩序亦有變更。脚到是在買書時先要跑書店，甚至有些不買書的也天天逛書店好似過屠門而大嚼。至於到圖書館去找書看，更須跑腿，連跑書略多的人都要跑到書架旁邊去取書。口到則大可不必，其詳情看第五節。少書時代先眼到後心到，現在則應先心到後眼到，其詳也請看第五節。

四 讀書技術的研究

現代讀書的技術因科學的研究有了很大的進步。這種研究約可分爲下列三期：（參看教育研究第廿五期）
甲、自一八五〇左右至一八九〇左右——在百年前這四十年中首先有人發現在十分之一至三秒中讀書的人可以看到三至四個字。不久又發現看書的動作不是順流而下而是有停頓的，看書時是讀字與字併成一起並不是逐個字看。最後還發現每一停頓的時間並不相等。
乙、自一八九〇至一九一〇左右——在十九世紀末本世紀初的二十年中，心理學家對於讀書問題從偶然的發現進而作有控制的實驗。用儀器攝影眼動情形，與記錄時間的精細，又發現了朗讀（即出聲）比默讀（無聲）要慢得多。（詳下）讀者的個別差異也很大。
丙、一九一〇年後——最近二三十年間的重大進步，是閱讀測驗的發明與字彙研究的結果。有了閱讀測驗不但可以精密計算個別差異，還可以確知讀者理解力與速率的進步及其關係，證明了讀得快的人也是了解力大的人。字彙研究決定了常用字的多少，作者認爲常用字如老友，應熟知其一切，此外還認爲用若干，好像偶然見面彷彿認識的朋友一樣。中國字彙雖尚無精確統計，大約讀者通書報的常用字需三千至三千，備用字則需一至二千。（參看拙著基本字彙——中華版）以千字爲限的數字運動是必然失敗的。

五 讀書技術的應用

甲、以默讀爲主——根據上面所說現代的書既大量生產，未必盡有價值，而文字又多流別雜，所以許多書讀起來不必去掩蔽字句。同時科學研究的結果證明默讀與朗讀的技術根本不同，而且漸趨出來默讀比朗讀快得多。因此我們可以說讀現代一類的書應以默讀爲主，朗讀僅備一用之。（參看拙著打倒教育界中流行中的兩個錯誤觀念——國字與國語，見民衆教育季刊第二期或教育研究第二十六期）或兒童或文盲讀書，開始時應先教默讀，等到默讀習慣養成後，再看需要教朗讀。大約非到高中程度的人根本不需要朗讀。

乙、自動的去讀讀讀——現代出版的書既多，非用機械讀的方法不能得其精要。如每出一新書必讀，本書必自序字至末字盡讀，那是得策不遇的事。所以我們必須自動的先定一目標，再去找應看的書，找到一本書時先看作者是否熟悉，出版在何時，目次裏有些什麼。在外國有些人專作書評介紹

，一本書是否有價值，那一部分有價值，要點爲何在書評中會告訴我們。看了以後我們能編與目標符合，再去詳看或略看。此外還有專人做索引及摘要工作以節省我們的時間，精力與金錢。現在中國已有人開始做這類工作，將來做的人必更多。開始教讀書時應先教初讀者捲卷思想或先由故事講一故事以引起讀者的思想。

丙、由引起興趣到養成能力再充實內容——作者應先將書時尤其是初學者應先對書發生興趣，有了興趣方易得精到讀書能力的培養。然後去充實讀書的內容。（參看拙著人人讀十二冊商務版）這三個步驟在小學中約至四五年級。在文盲中至少至一年以上始可完成。四年的義務教育即不能完成這一步，至少在讀書方面是不會有成績的，四個月國民教育更不足。這樣一切的國民教育經費與教師的訓練是白化了。

丁、應速的練習——作者主持中山大學附小時曾作了一個小小的試驗。在各年級中課外我們選定了每天十至二十分鐘自由閱讀的時間，另外化了幾百塊錢買了一些適合各年級讀的書報分放在各級空由學生管理借閱。開始時舉行了一個試驗，八個月中間及最後又舉行了幾次測驗，但對無任何特殊訓練或指導。結果如下：

每分鐘中等學生閱讀速率在八個月中的進步，
（理解并不減低，其或增高）
三年級 六十餘字至二百餘字
四年級 八十餘字至二百五十餘字
五年級 一百七十餘字至三百六十餘字
六年級 一百九十餘字至三百二十餘字
每分鐘三百多字或每分鐘五個字是任何人讀時所能達到的速率。各位如發現未達到此標準，請加練習必可達到。練習時必須禁止發音，自動讀時，最好一切動作都沒有，看書時請求書中要緊而不推辭字句。因爲朗讀的速率最大每分鐘僅三十七字。若爲作者每月二十二日在全國推廣教育年會協會發覺學生讀書成績，特發表於此以就正於讀者諸君。

英 語 學 習 講 座 自 序

范 存 忠

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商務印書館學生雜誌社寫信給我，要我寫一套關於學習英語的文字。我就擬了八個題目，預備從五月起每月寫一篇。學生雜誌社登了預告，我也準備開筆。那知從五月起，重慶飛機不斷的空襲，這小計劃就擱下不去了。到了十月才開始動筆，有時一個月寫幾篇，有時幾個月寫一篇。發表到第四篇時，有幾位朋友寫信來鼓勵我，說我多寫幾篇。我就把計劃略為擴充，一共寫了十二篇。末了幾篇還是在三十七八月間「狂炸」，「狂炸」，「惡性炸」，「疲勞炸」的氣氛裏寫的。

到了三九年十月，末了一篇在學生雜誌上發表了。商務印書館編輯要我出一個單行本。我就着手修訂，於十月底將全部稿子寄往香港。記得自序上曾說：「這本書或可以說是在上年來救國的紀念。我把它貢獻給青年讀者，當作一九四二年的新年禮物。」那知港變發生了，稿子在排字房裏燬了，這新年禮物沒有送成。

這一年中常有不相識的青年朋友寫信來問起這一套文字，勸我出一個單行本。但手頭底稿不全，一時沒有法子補。到了今年四月，多承朋友們幫忙，找到當年的學生雜誌，全部抄了一遍，順便改正了幾個錯誤。我仍把它貢獻給青年讀者，當作一九四三年的秋季禮物。希望這一次送禮能遂得成功。

「有本領的人自己去讀，沒有本領的人教人家去做」(Those who can do, those who can't, teach)——記不得是誰講的。我按完了這套稿子，想起這句話，發生無限的感慨。

謝謝張民義先生，因為他的鼓勵，我才寫這套文字。謝謝呂孝邁先生，他替我抄錄了大部分的底稿；謝謝徐仲年，李長之，鄭恭三諸先生，因為他們的介紹，這本書有了出版的機會。

(附註：英語學習講座共十二篇。一、語言的習慣與語言的感覺。二、英語的音與國語的音。三、字彙與成功。四、字彙的玩味。五、語法的基本觀念。六、閱讀的訓練。七、寫作的訓練。八、翻譯之難。九、英語的特性。十、美國語與英語。十一、文學的修養。十二、一學然後知不足。全套共約八萬五千字。將由中國文化服務社出版。編者案：本書已列為本社青年文庫之一，下月即可出版。

關於「穀類化學」

羅登義

穀類(Cereals)，吾人之主要糧食，畜禽之基本飼料也。故治營養化學及食品化學者，莫不詳加研究焉。蓋所謂動物營養素之大宗給源是也。

關於穀類化學之書籍，東西文著述不一。以範圍言，有作全體之概論者，有作局部之敘述者，更有作專題之探討者。以性質言，有關於化學方面者，有側重營養方面者，亦有專論物理化學方面者。以用途言，有供作教科書用者，有專為參考用者。總之，隨著者之目的與興趣，各書自有其特長。好在彼邦學術發達林立，索閱參考極便；一經學子，固不必憂其俱備也。

吾國科學幼稚，各科專籍罕觀，深為憾事。余嘗論之，吾人不欲中國科學化則已；如欲建設科學化之中國，則須應用本國文字，盡將細著各科之大小精粗書籍，使全國各國民衆，皆有適當需要之科學讀物。行之日久，效力自見。試觀日本，即知之矣。惟編著專門之科學書籍，就吾人之理想，須備下列諸項要件：取材須新穎宏富，足以代表該部學術現在之地位與進展，一也。東西文書籍，各有特長；在可能範圍內，須綜合各書之長，二也。東西文所編書籍，隨著者之目的及興趣，對於材料之選擇，解釋之詳略，各不相同；須詳加審視，酌量取捨，以合吾國人之需要，三也。參考及引證之資料，須充分收集；且須註明來源，俾便讀者自行探討，四也。具此數端，則中文之科學專門書籍，始有編譯及出版之必要。

編者不揣庸陋，爰於三年前，即就個人素習部門，開始作上述理想之嘗試。兩載以來，收集材料，從事編修，幾經增改，始成本書。在編者之計劃，係就穀類化學各方面之知識，如純粹化學，物理化學，以及營養化學諸方面，皆蒐集而分別敘論，融匯一爐；蓋本書之目的，實作一近世穀類化學之綜合著述也。

書中關於純粹化學方面，主採自溫騰博士等(Watson and Y. Y. Y. Y.)之著述。其餘諸方面，得自各項書籍雜誌。圖表材料，盡量加入。圖解一項，因在非常時期，製版印刷困難，不得已而從略。

本書草草編成，錯誤在所難免；尚望高明，不吝教之，幸甚。
三十二年四月十五日羅登義謹識於滬江翠松軒
附本書內容目次：第一章，緒言。第二章，小麥。第三章，玉蜀黍。第四章，荻麥。第五章，粟黍。第六章，大麥。第七章，蕎麥。

隸。書。不。是。程。造。的

祝嘉

(一)一切文字都不是一個人的力量所造

我國的文字，自來學者相傳，是黃帝的史官倉頡和沮誦造的。我自小的時候就很懷疑，以為偉大的事業，決不能無一點依據而突然產生。也不是一人的力量所能包辦。不過那個時候，年紀太少，沒有經過什麼書，這種見解，不過在長者面前當着一種笑話說，引起父兄輩的詫異，沒有方法去推翻這個成案。年紀漸大了，書也多讀了幾本，才得到一點根據。易經上說：「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傳繫辭亦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未嘗說及倉頡造字的事，荀子解書說：「好書者矣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此明明說書不是倉頡造的。極其不過倉頡曾有功於文字而已，倉頡之前，已有文字了。我以為文字的產生，是積久而成的，並不須一個人來費了多多的腦筋，大大的力量去創造他。因為一時的需要，漸漸就產生出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雙方有兩個不識字的人來記買雞蛋的賬，自然面然不約而同地，就可書一個號碼去代表他。不用說我國，就是埃及古代的象形文字，若日月山水之類，也和我們的大差不多。後來人事漸繁，文字的構造日趨於多，也是必然的趨勢。所以我對於史傳作大書，本原上說，程頤做書，王次仲做楷書，都一律地否。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上也說：「文字之變流，皆因自然，非有人造之也。」文字的構造，自然而成，各人以自己的意思省之，雖有小異，

然大致仍然相同。關於鐘鼎文的不盡相同，可以見到各國文字的小異。這個現象，雖經過秦代同文的壓力，但一直到六朝還是不變。於六朝碑刻中，常常可以見到不同的別字，——常常發見這一個碑上的別字，在另一碑上是找不到的。——不過造字的事，後人所以歸功於這幾位文字學家者，大概就是他們能專一的緣故。他們把研究所得，取其較合理的，著為專書；如太史公的大家十五篇，李斯的倉頡篇。漢書藝文志說：「爰歷篇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篇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他們都是政府中的要人，把他們的著作推行天下，使國人遵行，是很容易的。他們都是於文字有整理使歸於一致的大功，所以這一項造字的榮銜，就會加到他們的頭上來了。

(二)分書和隸書的分別

廣藝舟雙楫上說：「秦篆變石鼓體，而得其八分；西漢又變秦篆長體為扁體，亦得秦之八分；東漢又變西漢而增狹法，且極扁，又得西漢之八分；正書變東漢隸體，而為方形圓筆，又得東漢之八分。八分以度言，本是活稱。」小篆人也叫做秦分，隸書人也叫做漢分，大概是這個緣故。不過後人將他做為和隸書相近的分書的事名了。歐陽修的集古錄，以八分為隸，因此後人分也叫做隸，隸也叫做分。分和隸就相混而為一了。有些人仍然承認分和隸是兩件東西，但是有些說分是由隸變來的，有些說隸是從分變來的。張懷瓘的書斷上說：「八分說

西尼亞，犧牲國際聯盟，以見好於英索里尼。拉佛爾方案乃是拉佛爾勾結英索里尼的產物。戰敗前拉佛爾之奔走於阿拉伯之門就是拉佛爾結交納粹代表，而求效忠於希特勒的產物。拉佛爾願負一時盛名，但一因非最高統帥人，二因早失心向北主義，承乏甘末林出任統帥，授命於危難之際，事不易為，本無很好的辦法，加之魏剛心腹上早已傾向求和，所以魏剛出任統帥之後，只注意防範共產黨人的活動，而置強敵於不顧。至於老將貝當於第一次大戰時，Verdun一役，曾立大功，建立一世的功勞，但事變時移，到了這個時候，也成了老朽昏庸，傾向敗北主義了，所以待至戰事不利的時節，不顧國家利益，勾結魏剛，陰謀對德求和，所以貝當也必須列入法國罪人之年。達拉及雷諾二人雖都不是甘心賣國，但是他們或則由於才具之不足以相當國家重任，而貽誤了國家的大計，或則由於沒有真確的意見，不知道如何能遠小人，以致於用人不當，誤了軍國大計。雷諾對於拉及雷諾有強有力人物之稱，但是雷諾對於雷諾的龐萊不能除惡務盡，對於龐萊一着新造有用軍事人才，又不肯起用，以致於外交上對於龐萊，軍事上不能予新造人物以發揮其才能，而用新的戰術，抗強敵，這是達拉及雷諾不稱，雷諾力戰的證據。雷諾之為人，幹勁有為，且知引用高樂一流人物，宜其能「作中流之砥柱」，挽狂瀾於既倒了，但是他也是誤於沒有知人善任的能力，雷諾之起用貝當為副總理，魏剛為高統帥，雷諾為參謀長，已經充分證明其不知人善任。雷諾之文字是C. de Gaulle以接近的機曾，自誤誤國，更是一種絕大的錯誤。C. de Gaulle以第一等軍事家的重要人物，居然使之接近，並使之參與要職，退政府要員，以致於阻撓軍國大計，雷諾成國敗身死的慘劇，也是雷諾自取之咎。雷諾之接近和雷諾二人考其用心，雖不是存心賣國，但因為他們才具不足以相當國事，或因為他們不知人善任的誤見，以致法國兵敗國亡，為天下笑，這也是他們應負的一部份責任。

漢小篆之中，雖又減八分之半。這是說八分在隸之前了，包世臣豈非變樣上說。『中郎變隸而作八分。』這是說隸書在分書之前了。吾丘衍的學古論上說：『秦隸者，程邈以文隸繁多，難於用篆，因減小篆為隸之法，故不為隸勢，若漢隸篆字相混，非有此法之隸也。便於在隸，故曰隸書。』即是隸書最上則字，人多不知，亦謂之篆，誤矣！又說：『八分者，漢隸之未有隸法者也；比秦隸則易簡，比漢隸則微似篆；若用篆筆，作漢隸書，即得之矣！』又說：『漢隸者，蔡邕石經及漢人諸碑上字是也。此體最為後出，皆有隸法，與秦隸同名，其實異寫法。』據上面各說，分和隸，體很相近，所以與古隸混而為一。又因秦隸變作隸之說，程邈之前，未有分書，所以說分由隸出。既然分書明是在程邈隸書之後，東漢隸書之前，所以上面各隸書後，說各不同，但亦各有所指。但是程邈的隸書既沒有存在，而體近隸而筆近篆的為分，有隸法的為隸書，則現在所見到的分書，當在隸書之前。西漢的碑是分書，而東漢的碑是隸書了，不過包氏以『中郎變隸作八分』，則又明明是說東漢末年的隸書為分書了，此說似未甚妥當。

(三) 隸書不是始於秦朝

唐張懷瓘的書斷說：『程邈，隸書之祖也。程邈者大篆，初為縣之獄吏，得罪始皇，繫獄獄中，覃思十年，得大小篆方員之筆法，成隸書三千字，始皇善之，用為御史。以其書便於官獄隸獄在書，故曰隸書。』這就是程邈造隸書的根據。以上正已經說過，人等所書，寫字的人，以時變而備，自然就會去減省其筆畫，漸漸就會成一種風氣。於是隸的漸漸離不能存在了，體的漸漸就會多起來了。程邈亦不過『因勢利導』，把他來整理一下，寫成隸書，成了一種比較簡單的書體。斷不是『覃思十年』，『毫無根據而專自大小篆書上加減而成』的。假使他以至於李斯史籍，都像神話中的人物，有這等能力，也是一種文字突然產生，就是以帝王的力量來推行，亦不容易通行天下，因為風俗是不容易一下改變的，隸書到了秦朝才成熟，到了漢朝才大行。楷書草書始於漢，楷書到六朝才大行，草書到唐朝才大行，就可以知道了。封演封氏見聞記引鄭道元水經法說：『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後隨起為隸字，言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惟三字是古文，餘同今書，故知隸書非始於秦氏也。』下加按語說：『按此隸書，在春秋之前，但諸國或用或不用，程邈觀其書，有便於時，故修改而隸，非邈造也。』此是一例很好的證據。我上面說過，關於文字的演變，是日積月累，漸漸改變的，不是突然創造出來的，試看小篆到秦才成熟，李斯才整理而歸於一。但是石鼓文中字，已有很多和小篆相同的。石鼓文本是大篆，然這僅來和鐘鼎文及小篆比較一下，恰恰是大篆到小篆間的一種過渡的文字。所以文字的演變，是一種自然的趨勢，是一種迫切的需要，漸漸產生的。不獨隸書不是創於程邈，就是一切古文，大家，小篆，楷書，行，草，都是一樣地產生，不是一個人所創造的，而是一種需要漸漸改變來的。拙著『書學史』也就是抱着這一種見解去編寫的。

(完)

(上接第三面)，以接近於完全之目的。『完全』若不可得，則只有求之於『理解』(Verstehen)方法。德國史學家韋伯(J. G. D. Weber)係最早提倡理解方法之一人，其言曰：『率而此間常有數種事物之存在，此種事物，既不適用於用演繹法，亦不適用於用歸納法。如果須應用歸納法及解釋法時，則同時更須應用演繹法或綜合論，若此類諸法兼採並用，猶不能達全體之研究時，則認爲漸漸使人理解。因爲即使不能完全，但十九總可趨於明顯，世間許多事物，如不能求其顯現，求其解說，則總可以求其理解。』(見所著『歷史學』)，所謂理解，依吾人所知，即設身處地共同感覺，發生了然之悟，對於對方全體能一徹明瞭之謂。此種方法，即基於人類自身之本能及人類之共同性而產生。如對於音樂，如對於人類性靈之研究，自無法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以求得其精確性，因爲憑藉以爲研究之標準無法確定之故。遇此情況，只有用理解之法，始能達到目的。故『理解』方法，在人文科學中，爲不得已而且不可缺之方法。

(三)

宇宙爲一整體，宇宙間之各部分，互有其關係。所謂科學，實爲對宇宙認識之一小部門，且爲人類知識分化後最事實之一小部門而已。人類知識愈進步，必愈顯其未知者更多，而已知者不免仍有錯誤而已。歌德在浮士德劇中，指出浮士德博士對宇宙之究竟，終百思不得其解，於是嘆曰：『吾人竟不能有所知！』希特勒我們對於此語有所理解，不致自滿自大，則學術之研究自有進步。(完)

訪勝 從巴黎到馬賽

朱有燾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廿九日下午，在陰沉的天氣中，我又擠入了巴黎警察廳，站在一長排人的後面，等候警士依次的呼喚，探詢我的「出國證」(VISA)是否已由軍管區司令部簽了字，因為我自從九月卅日從沙白港邊回來便準備離國，祇是戰時「出國證」還沒有領到，無法動身，但和我同時請領的朋友，却已得到了許可，三三兩兩都踏上了歸途，更增加我暫時海外旅居的煩悶，所以九月，十月，十一月三個月，可以說是完全在苦悶中過日子，每隔五六天必去探詢一次，而結果總是看看法國警士的冷臉，乘與而去，掃興而歸，因此我有時幻想：法國人不許我離國，難道要我當壯丁不成！同時想到這次戰事結束的遙遙無期，祖國那種悲歌慷慨的抗日行動，老父母的倚闌切望和親友的關切，現在一個人孤零零地留在異域，消息隔絕，真叫人萬念俱灰，不知所措！一顆關念祖國和熱烈盼望投向他懷抱中的「歸心」，比飢時思食，渴時思飲，更來的更迫切，我屢屢向十一月廿九日這一天，警士終於告訴我：「出國了，一軍管區司令對於我的請求，已經核准，這真像一個無期徒刑的囚犯，得到了大赦令一般的高興，晚上我同來寄居房東薩沙夫人和同住的Y君，說我在這幾天內，便要起程，他們一面替我高興，一面又引起了無窮的依依惜別之情！

法國郵船走遠東的雖然照常行駛，但大半都是利用這些郵船，運兵到北非和遠東各地去的，為防止德意潛艇的襲擊起見，船期絕對保守秘密，我先告訴他我警察廳的手續都已辦好，問他那一天的船期有船開，我可以計算行程，去法護照正式簽字，因為當時法政府規定，外國人出國時，必定要先在護照上簽好「出國證」，但簽字以後，在三天之內必定要離開法領西國境。他替我打電話到馬賽法國郵船公司去詢問，知道十二月一日有船開，我定了一張三等船票，但正式的船票和船位的號碼，還都得到馬賽時才能決定，我正好日期，於是這天下午，便大膽地向警察廳去辦理正式簽了出國證，我估計今天趁夜車動身，明天在馬賽接洽船票，後天開船，還沒有超出二天天的規定，中午我在巴黎一區咖啡館裏吃午飯，心中似乎寬了許多，但看看當時巴黎那種淒涼而蕭條的情景，又引起了對於一時期祖國的思念，祖國抗戰已三年，在報紙上看到了許多「從容就義」、「慷慨赴死」的故事，我想中國社會經過了這一次的大激盪，總應該有一種新時代的進步，而想到自己對於國家，沒有盡絲毫的責任，試以法國兵役年齡的人都上了戰場來對照，一種報國的熱情和羞憤的自覺，不禁從心底中湧露出來！午飯後回到皇后村，那一所靜靜的村莊，整齊齊齊的法國梧桐，一塊一塊碧綠的草地，陪襯着精緻的村莊和翠綠的花木，我在這裏住了一年半，他似乎給了我不少的溫存和安慰，現在真的要離開，又發

生了一種惜別之感，尤其捨不得我寄居的一棟租屋，這四鄰的小屋，房東給他一個美麗的名字，叫做「紫丁香館」(Violettes)我回家時已傍晚，在夕陽殘照中，房東薩沙夫人竟站在門口等我，因為她知道我今天去巴黎辦事，今晚趁夜車去馬賽，所以早已預備了一頓豐盛的晚餐為我餞別，我看見她心中更是難過，我住在她家一年六個月，她把我當作自己家裏人一樣看待，我功課忙時，她替我燒飯，我有時請客，她替我整理客廳和招待來賓，平時更替我補衣服，我寂寞無聊時，她常常說一些在老家嗎？你這個可憐的孩子！尤其是我在那裏發狂時，她知道我經濟困難，會自動對我說以後我不收我的房租，如果戰事激烈，她帶我到鄉村去避難，這番好意實在叫人感激。她今年已近六十，頭髮差不多都白了，但身體却很康健，她的丈夫是第一次歐戰的殉國者，留有三個兒子，那時大兒子羅士利祇有十三歲，小兒子才九歲，她辛勤撫養了二十年，現在長成人而且都不了職業，她這二十年的辛苦，總算有了代價，這次動員，二個兒子都上了前線，由於第一次歐戰的經驗，給他們極大的教訓，她對於出陣的兒子，心頭總是存着一團憂影，從九月起，她心裏一直沒有好過，我寄居無聊，更成了她寂寞生涯中唯一的安慰，現在我又回國了，你可以想像她淒涼的老境，她一聽說我要走，總是眼淚汪汪地，現在真的要離開，怎不是頓頓着不住一杯苦酒！

今天是我最後一次的被簽了，她頓了許多

好，但我們都沒有心吃，就斟滿了一杯葡萄酒，一飲而盡，他勉強打起精神來說：「我就如中國勝了，」(法蘭西勝利)戰事結束時，希望我再來法國，我微笑點頭，謝謝她的好意。飯後我雇了汽車送我出門，君和日君趕來送我上車，在我客居美國之日，週圍仍環繞着溫暖的友情，那時巴黎一切的路燈，因為避免空襲起見，都一律塗上深藍色，祇露着暗淡的微光，一陣風起，落葉一張張打在我的帽上，雖然還是「已涼天氣未寒時」的季節，但也夠叫人感覺着凄涼的。

車站也和別處一樣黯然無光，我買好車票，箱子過了磅，取了行李單走入月台，很希望今晚能遇到一個中國人同行，但結果使我失望。日君在巴黎已僑居了十二年，在戰時他依然不願意離開，他說準備寫一篇「孤城固守記」，我希望他能夠有偉大的成功，日君送我一包「麵包夾肉」和一瓶葡萄酒，給我當夜點心，她以大姊姊的口吻囑咐我一言小心。

火車正十二點時離開了車站，我坐在一個角落裏，車箱裏擠滿了人，在極微弱的燈光下，連坐在對面人的面部都看不清楚，我呆坐着，默無一語，心裏充滿了歸國的熱情，和一切的幻想，戰時海行的危險，早已置之度外，火車向南奔馳，時而查票，時而查行李，或通行政證，我一夜竟沒有合眼，這樣疲憊的行程，在我生平還是第一次，除有時俯身看看黑黝的田野外，我簡直成了木鷄，東方發白，全車的人都現出睡眼惺忪疲倦的姿態，而且每一個人好像都有嚴重的心事，他們平日那種閒情逸致談笑風生的情趣，都早給戰時消息帶去了，

火車十時四十分到馬賽，我提了打字機和小手箱，匆匆走出車站，打算找一個旅行社的招待給我辦行李，我自己便可以由法蘭西郵船公司接取正式船票，因為我明天必得離開法國境，我現在連明天出海的船叫什麼名字都還沒有知道呢。迎面來了一個馬賽旅行社的招待員，他告訴我明天開往遠東的郵船叫阿多斯第二，他可以負責替我運送行李，我告訴了他我的行程和姓名，他答應明天清晨便把我的行李送到輪船頭來找我，他交給我一張名片，我就到車站的行李房和打字機等處交給了他，囑他代我領行李，自己便去法國郵船公司接洽船票和船位。

到船公司時，我請該旅行社的定單交給一位職員，說明來意，執事先生告訴我明天開往遠東的郵船叫阿多斯第二，且便是在取得正式船票之前，先要由該船到海口警察署簽字，我告訴他我已經在巴黎警察署簽了出國證，他說是另外一件事，那時我心裏頗煩，因為自從九月三日法國對德宣戰以來，國民政府都先要向警察署簽字，連一步路都要有一通行證，這通行證要經過一次偵探的查問，好容易才得發給，問過後，他們還要偵查，至少要等他十天八天，才可以准許。我一張一出國證，足足等了三個月，這裏我們不能不說法國國內政府對和平的建設，此外發一封信，他們先要檢查，打一個電話，也要警察署簽字，秘密偵探各處打聽你不可言的詳細，而且對中國人的態度非常不客氣，實在令人難堪，有時我覺得一團怒火從心底裏升上來，但又不得不忍耐地壓下去，因為戰時法律，如果對士覺得你有嫌疑的時候，隨時可以拘捕你，禁起來，在這種情形之下，我祇能

從他們的吩咐，又去找海口警察署了(Commissaire Special Marelli)。

我到海口警察署，已正午十二時，他們又停止辦公了，我也隨便買些麵包充飢，下午二時，警署才開門進去，我先把護照給他檢驗，指給他看巴黎警察署的經過，目的等，并細閱我一切的身份文件，結果總算在護照上簽了「准予十二月一日乘阿多斯第二赴中國」一行字，簽了章，我忙回到郵船公司買船票，船票上寫明：戰時海行，船公司不能保證旅客的安全，萬一船在東遠海裏受命停泊在任何地或折回國境時，公司不能供給旅客的伙食和一切安全的責任，我簽了字。但警察署派給的護照，即使我受命停泊到國境上，和我千萬萬萬離離離離的同胞共其生死。

大約又費了一小時，總算辦好，購票的一切手續，但是這艘船規定船位號碼，公司要我上船後向職員先生告知，因為船上的船位，都早給政府以動員令佔有了，船公司沒有支配船位的權利。我離開船公司時，已四時多鐘，想起法國戰時限制攜帶現金出口每人隨身祇准帶五百法郎的規定，若超過此數，必得向法蘭西銀行請求特許，外國人還要經人證明你的錢確是從外國匯來的，那時我身邊還有二千法郎，法蘭西政府法律之嚴，可以想見，二千法郎，二千法郎，二千法郎，雖然數目很少，總算出了境，所以又急得去找銀行，請求發給特許證，等我到達目的地時，又過了他們的辦公時間，只好望那緊閉的鐵門，嘆嘆氣，一

從他們的吩咐，又去找海口警察署了(Commissaire Special Marelli)。

先到車站行李房去詢問究竟，如果行李已被人領去，他也可以帶到郵局去報案。他又告訴我，馬路地方是法國租界的碼頭，行李最好交給國家郵政公司，我謝了他，進入車站行李房，又把今天的經過，詳細地告訴那位值班的，我把手提箱和行李房，請他吃咖啡。他帶我到行李房去查看我的行李是否還存在，他答應了，我跟着進去，在一大堆的行李中，找到了我的提籃箱子，那時我心裏真高興，我隨即請求他把這件東西提在一邊，要明行李單遺失，他面有難色，說這件東西不能作主，要我去看站長，因為車站的規定，提行李是完全「認單不認人」的，我知道法國人專做「小賬」又在裏面換出五十個法郎遞給他，他面露喜色地領着我去見站長，站長答應了，寫了一個封條，叫值班的去貼在我的行李上面。大意是說這件行李單應行李單是不認單的，這件東西在一個地方才可發給，我謝了他，心裏的一塊重石頭才算放下了下來。但是事件還沒有解決，我又怎樣能找這件行李呢？

從車站出來已快半二點多鐘，我決定先回旅館，吃點東西，結算賬目，然後在天還沒有亮的時候，就回車站，在領行李的地方，等義西利先生的光臨，我想他無論是否騙子，今天早必定要來領取行李的；那時我身體雖然疲乏之至，但仍打起精神去應付；在旅館裏站了兩小時，再回到車站行李房，一路又經過多次的查驗，我一一答覆了。漸漸東方發白，我在旅館中枯坐著等待西利，因為戰時兵車的確，客車大半停駛，所以一年到頭一車如流水馬如龍一的馬車車站，現在却冷清得可憐，值班的八人坐在裏面打盹，崗警在門口走來走去，此外還有一外國人靜坐在講座的木凳上等天亮，燈光漸漸淡下去，這一些模糊的輪廓，造成了靜時馬路及站深長的剪影。

他要回行李單和我交給他的打字機，他反問我為什麼來得這樣早，我又苦笑了一笑，沒有給他答覆。時間太短了，我六點半鐘就得趕上船，因為郵政公司的職員告訴我六點時郵船行期是時候不宜留的，你將在九月一日上午六時半以前趕上船，萬一誤了船期，我們是無法替你負責的，而且連船費都不能退還。

我從西利那裏取回行李單，換了箱子，雇了汽車直奔阿多斯第二所乘的碼頭。那時太陽剛從東方升起來，他似乎對我微笑。那時太陽剛從東方升起來，在海關過行李，關員簽了字，我把笨重的東西統統交給貨棧保管，揀了手箱進入埠頭，阿多斯第二出現在我的眼前，碼頭擠滿了人，但都不認我，上船，要站在那裏等候船水手吩咐，祇有兵馬和重和重等船上的命令，這時我聽見許多士兵把機關槍和小鋼炮慢慢地搬上船，到處都是軍官和士兵。他們都是奉命派赴北非或近東去駐防的，我在碼頭碰到六十多個中國人，都是要赴阿多斯回國的，其中大半是華工，他們共有四五批，分別從荷屬比利士以及法屬西各地搬運下來的，每一批人都有年長的人領隊，留學生一共祇有廿人，連我也只有九人，其餘的三等船票，其餘一律是四等，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人在碼頭上似乎更有組織，講話在一起站在碼頭上交換意見，大家那裏開口閉口地談中國太窮，僑民在外國老是給人家欺侮，週次回去，大家一定要好好參加抗戰工作，等到我們戰勝了之後，再到外國來出口氣，那時我們的愛國情緒，真是達了沸點。一個人沒有到外國去受點氣，是不會深切了解國家的可愛，更不會了解我們每日都在國家的保護之下生活的。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七四八四號
 重慶市國警總誌審查處警字七四八四號

讀書通訊 半月刊
 第七十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十六日出版
 主編 鄧恭三
 發行人 劉百閱
 發行所 中國文化服務社
 印刷所 文化建設印刷公司

紙張零售	定價
瀏陽報紙	三元
土報紙	二元
半年	三十六元
全年	七十二元
半年	二十四元
全年	四十八元

願入讀會者，應繳入會費五元，存儲金百元，本會除以存儲金一部份充實圖書外，其餘全數均充實圖書之用。本會圖書，除供會員訂購外，凡各界人士，如有欲購者，請向本會洽購。本會圖書，除供會員訂購外，凡各界人士，如有欲購者，請向本會洽購。本會圖書，除供會員訂購外，凡各界人士，如有欲購者，請向本會洽購。